



交會的平行線

抱捧著略嫌厚重的書本，漠狐邁步離開了書館，仰頭觀察著天色，陰鬱灰暗的高空早已不如進書館前那般清晰，連各方建築的頂穹都模糊不堪，彷彿完美融進了黑夜一般，灰白的牆壁顯得有些黯淡，讓他不得不加緊腳步踏上回家的路。

太過沉浸於紙字所編織的世界，又或許是刻意放任精神悠遊於想像中？不管怎麼樣都無法彌補遺忘時間流失的過錯。

沒有所謂的不滿或抱怨，漠狐只是覺得生活在艾殷柯吉諾讓本就存在的不方便更甚，即使如此生活依然得照過，沒有時間讓人自怨自艾。

步伐漸慢，饒是努力加快速度也趕不上天色轉黑的帷幕拉上，漠狐到了路程的一半就已經看不到三步以外的地方，避免跌跤或絆到什麼，放慢腳程的同時也提高十二分的精神去注意週遭，聽著細微的迴音讓自己勉強保持直線前進，慢到連正常行走的二分之一都不到，卻依舊無法避免視線不良而去撞到路邊的招牌。

一陣禁錮感從手臂傳進腦海，不小的拉力讓漠狐不由自主往後傾倒，連思考也沒有就直覺反射性抓緊手中的書本，以書角借力使力轉身往後方打過去，長期遭欺凌造成身體反射性拒絕任何陌生接觸，也沒有想到或許只是一次單純的幫助。

隨著攻擊而轉身，不良的視線無法看清來人的長相，即使如此也察覺到自己並沒有看過這人，保持警惕地抽回手，也聽見對方的聲音傳來。

「別隨便攻擊人。」

「是你先碰我。」

全然沒有道歉的意思，在自己的立場看來，晚上莫名其妙被一個陌生人拉住誰都會想要反抗，自保是理所當然的。

未聽漏對方不悅的語氣，思考了下，還是決定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抱歉。但那是你自找的。」一點也沒有可能會把別人氣死的自覺在，實話實說到。

明顯察覺對方似乎因為這句話更加生氣，……書上說做錯事要道歉有錯？思忖著，眼前人的聲音再次傳進耳裡：「麻煩你先看清楚狀況好嗎？你別跟我說你是故意要去撞那個招牌的。」

隨著話語看往方才要走的路線，凝視一陣子才看到招牌的輪廓，太過著急想回家導致還是有一些事物沒能注意到，果然不該看書看到那麼晚。

下意識抿起唇，「就算故意的似乎也不關你的事？先生。」隨對方的話接口回答，語氣淡然岔開話題，並不想扯到一切可能暴露自身缺陷的對談。

不想再繼續跟這人說下去，決定等等繞過對方跟招牌繼續趕回家。稍微猶豫一陣，才說出不習慣的道謝：「……總之、剛剛，謝謝。」口氣生硬到連自己也聽得出來，畢竟從來也不曾在陌生人身上有過什麼好的對待。

「……不會，下次走路小心點就是了。」感覺對方似乎有些無奈，不想多作深探便重新抱好書本繞開了店家招牌準備繼續朝家的方向走。

沒走開幾步肩上些微的重量以及身邊明顯變亮不少的景況讓步伐停了下來，略感吃驚地偏頭往光源看去，鳥兒的身影映入眼簾，是從未在書上看過的生物。

嚶嚶鳥鳴扣人心弦，漠狐注意力全數被拉了過去，目光瞬也不瞬盯著瞧，眸中流動著一抹極力壓抑的喜歡，再怎麼樣因現實強迫長大，終究還是無法抹滅年齡上的天真。

「抱歉，那是我朋友，沒嚇到你吧？」

彷彿一桶冷水澆了下來，打醒了理智也讓漠狐果斷將視線抽回並垂下眸，遮掩住轉瞬間的失態。

「沒有，」輕輕搖了搖頭，再次抬眼已經恢復往常的平淡，「牠很好看，叫什麼？」

「星，星座的星。」

「星。」偏頭複述一次，再次望向鳥兒，漠狐唇角揚起了自己沒有察覺到的弧度，語氣是不同剛才的真心讚美，「很好聽。」

短暫相遇邁入尾聲，顯然稍作駐足的匆匆行人並不在意這樣一段偶然，在與時間拉鋸的生活裡沒有人會想多作停留，如此不起眼的點不曾被注意過。

目送連名字也不知曉的人融入黑暗當中，漠狐抱著書本踏出步伐朝少年行徑的反方向走去，周身再次陷入寂靜，有時竄來隱約的說話聲響。

其實有些疑惑為什麼停留在肩上的鳥兒不隨那位應當是主人的少年離開，不可否認是鳥兒的陪伴讓他安心不少，至少走步速度要快了些。

細微的情緒波動傳入腦海，漠狐知道那陌生的起伏是屬於站在肩上的鳥兒，這種狀況有時候會發生自己仍然無法掌握住只能被動接收著，不過也足夠讓人滿足了，至少現下能使他感到高興。

最後凝視著星振翅飛往高空朝某一方向飛去，直到見不到光點後漠狐才走進家門，將這次的意外收穫深藏於心。

也未曾思考過相遇的可能。

Fin.